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风

黄竹钧 著

234.7
49

宝文堂书店

风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字数1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4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8070·10

定价: 0.08元

风

(独幕话剧)

黄 计 钧

人 物 师 长——某飞行师师长。
李根柱——飞行员。
老 鲍——飞行员。
文政光——飞行团政治处副主任。
小 顾——管理员。
刘玉苹——李根柱的妻子。
赵大姐——师长的妻子。
小 燕——师长的女儿，卫生学校学生。

时 间 一九七八年盛夏。

地 点 南方某机场，临时来队家属宿舍。

〔一间仓库改成的临时来队家属宿舍。门朝观众，门左的墙下，用塑料布撑起“雨搭”，内有炊具。门右放有板凳等。屋后，栽了一排修整过的冬青树。远处：崛起的塔台；耀眼的战鹰；平坦宽阔的机场；逶迤起伏的山野……

广播站正播出一首熟悉的乐曲。接着，广播员的

声音：“同志们请注意，现在广播高温天气预报：今天，本地区最高气温摄氏三十八度，最低气温三十五度，请各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。”广播完毕。知了的鸣叫声，战鹰的试车声响作一片。

〔幕启：刘玉苹正在门左的柴炉子旁边吹火。火着以后，她匆匆忙忙提起水桶倒水洗菜，桶内水已不多。她欲去提水，屋内传来孩子的哭声。她放下水桶，进屋哄孩子。待哭声稍歇，她又匆忙出来往炉子里添柴，并将就着少量的水洗菜。刚把菜放进锅里，孩子又哭闹起来了。天气酷热，又这样地来回折腾，刘玉苹的脸上透出了几分倦容，她再次进屋。〕

〔李根柱手提飞行包，身穿飞行服，上。他老远听到孩子的哭声，急步进屋。随即和刘玉苹一起，把孩子的摇篮抬到屋门口。〕

李根柱 （边给孩子扇扇子，边把带回来的一串荔枝挂在摇篮的支架上，哄着孩子）哦，哦，哦……（对正在做饭的刘玉苹）瞧，满身的痱子，象熟透了的荔枝，别说是几个月的孩子，大人也受不了！

刘玉苹 他还老用手抓，抓破了准得长疖子！

李根柱 哟！已经有好几个地方起脓疱了！

刘玉苹 （上前看孩子）唉！

李根柱 玉苹，你的脸色也不对！

刘玉苹 （掩饰地）我没啥！（低头干活）

李根柱 晚上让孩子闹得一夜没睡，白天又这么折腾。玉苹，你这个当教师的，辛苦半年了，我心想让你来好好度个暑假，谁知道让你受苦来了！

刘玉苹 (收敛愁容，温柔地)别这么说，根柱，领导上不是说了吗，暑假期间，来队家属多，让咱们住到这仓库里来，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咱们可要体谅领导的难处。

李根柱 这个鬼房子，没有一丝风，简直象个大蒸笼！（孩子又哭了）哦，哦……（看天）这会儿老天爷还算给面子，象刚才那样顶着脑门儿晒，屋里屋外都没个落脚的地方！（继续哄孩子）哦，哦，哦……

刘玉苹 你吃过午饭了？

李根柱 刚在外场吃了。

刘玉苹 下午还飞行？

李根柱 一位飞行员病了，下午让我去替他二等值班，天黑才能回来。（想了想）玉苹，我想跟领导说说，再换个人，要不然，你……

刘玉苹 可别，根柱。咱可不是享惯了清福的人。这一个孩子三顿饭，再怎么的也能对付了，千万别耽误了你的工作！

李根柱 看这样儿，下午天气会更闷热，我就担心把你和孩子都折腾垮了。

刘玉苹 那也不能把你拖在家里当大保姆！这样吧，你先帮我把大盆、小桶的水都提满了。

李根柱 好！（提水桶下）

〔老鲍身穿飞行服，手提飞行包上。他是个五大三粗、猛张飞式的人物。他站在台侧，看着刘玉苹忙乱的样子，听着孩子的哭声，摇了摇头走上前去。

老 鲍 嫂子。

刘玉苹 啊，老鲍！

老 鲍 中午饭还没吃呀？你瞧孩子闹的！（到摇篮边，给小孩扇凉）这房子，没有一点风，这么下去，孩子准得热出病来。（突然象发现了什么，俯首向摇篮）哎呀！

刘玉苹 （一惊，急走近摇篮）怎么？

老 鲍 这么多的痱子！

刘玉苹 （恍然）啊！

老 鲍 嫂子，你的气色也不好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刘玉苹 没啥！天气热，睡少了点。

老 鲍 （扇扇子扇动了摇篮支架上的玩具纸风轮）唔！没给你们配一台风扇？

刘玉苹 领导上说了，现在风扇太少，不够用。

老 鲍 再少也得先给这样的房子配一台呀！

〔孩子被老鲍的大嗓门吓哭了。

老 鲍 哦，哦……

〔李根柱提水上。

老 鲍 根柱！

李根柱 老鲍，屋里坐！

老 鲍 得！我可不是“耐温将军”！你瞧这孩子，干吗不弄台风扇来？

李根柱 要有，我还愿意受这个罪？

老 鲍 怎么没有？飞行教室里就有一台。

李根柱 那是给教员讲课用的。

老 鲍 天花板上那么大一把吊扇还不够？再说，一个星期能有几天讲课！

李根柱 领导上既然没有分配给我，我怎么好自己去拿！

刘玉苹 是呀，我来这一趟，已经给同志们添不少麻烦了。

为了腾这个房子，大队政委领着你们一伙整整忙乎了一个上午，该想的都想到了。风扇的事，顾管理员也跟我提过，他说领导上都很关心，可眼下有难处。

老 鲍 领导上未必管得那么具体，我看啊，就那管理员疵毛，眼睛朝上不朝下。

李根柱 唉，算了，还是克服点吧！

老 鲍 克服？我嫂子大老远到这儿来，让她们娘儿俩病一场回去？你这个人啊，吃亏就吃在老实巴脚上，你就去把教室那台风扇拿来，怕什么的？

李根柱 那也得先请示请示！

老 鲍 请示谁？还不得找到管理员那儿去？那小子，有十台放着也不会给你，因为你这个人太老实，而且你对他来说，没什么利用价值！

李根柱 老鲍，别这么说！

老 鲍 不说？给他包庇？真是！

刘玉苹 不会的。“四人帮”都垮台一年多了，坏风气也早该改过来了。没准儿人家真有什么难处！

老 鲍 嫂子，你想得太天真了！江山易改，风气难移呀！——我不把你当外人，不瞒你说吧！部队里也有吹吹拍拍的，那些人啊，拍马屁就象扎针灸，专找麻苏苏的穴位上拍。气人的是，个别领导也爱吃这一套，什么关心群众啊，调子唱得挺高，可一接触到实际问题，就是解决不了！反正我算看透了，等着上头来关心群众啊，不如群众自己互相关心着点儿！你要不敢干啊，我去把风扇给你扛来！

〔天空响起了一声闷雷，三人看天。〕

老 鲍 嘿，把人都快闷死了！根柱，你和嫂子把摇篮抬进屋里去，我帮你们把锅灶搬进去，要不呆会儿真下起雨来，你们俩就抓瞎了。

〔三人搬东西进屋。

〔赵大姐上，小顾骑单车追上。

小 顾 赵大姐，师长在家吗？

赵大姐 哦，顾管理员。有事吗？

小 顾 赵大姐，听说您大闺女放假回来了？

赵大姐 啊，回来了。

小 顾 天气这么热，孩子在屋里做功课，睡觉都闷得慌，我一会再给您拿台风扇去吧！

〔老鲍出现在屋门口。

赵大姐 谢谢你，小顾，我们家已经有一台风扇了，眼下师里风扇还不富余，你先紧着别人吧！

小 顾 虽说风扇不多，可搞一台我还是有办法的，不能绝对平均主义嘛，全师不就是一个师长吗？照顾点是应该的！

赵大姐 小顾，你还是不要勉强，如果……

小 顾 您放心好了，赵大姐！

〔俩人谈着欲下。老鲍把小顾喊住。赵大姐先下。

老 鲍 “老管”，你等一等！

小 顾 大老鲍啊，有什么指示？

老 鲍 不敢！你那儿是不是还有风扇？

小 顾 早没了！

老 鲍 你，（欲发火，又忍住）你看，这仓库改的房子，一没窗户，二没水管，三没厨房，煮饭睡觉都憋在屋里，家属小孩都快憋出病来了。这样下去，第一，

有个军民关系问题；第二，根柱也休息不好，牵扯精力，影响飞行。

小 顾 咳，这些难处我都知道。从打李根柱家属来那天，我就千方百计动脑筋，想给他搞一台风扇，可是，实在抽不出来。

老 鲍 那你刚才跟赵大姐……

小 顾 啊！噢，我准备把你们教室那台风扇抽给师长家里用。

老 鲍 那台风扇我要了。

小 顾 你请示谁了？

老 鲍 现在就算请示你了！

小 顾 我要是不同意呢？

老 鲍 情况已经摆清楚了，你要不讲道理，我也就不客气，反正风扇我要定了。

小 顾 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了，你还想打砸抢？！

老 鲍 现在不是“四人帮”那会儿了，你还想拍马屁？！

小 顾 你说什么？对师首长照顾点就是拍马屁？

老 鲍 师长未必需要你这个照顾。再说，你这个管理员，就光管首长不管下面？你不管，咱们得管！告诉你，我马上就去把风扇扛来！

小 顾 （高声）你还有纪律没有？
〔屋里的孩子被吓得哭闹起来。

老 鲍 你还有良心没有？

小 顾 （被触到痛处）谁没良心！

老 鲍 有良心你为什么不给解决解决？

小 顾 我有什么办法？

老 鲍 你没办法？你刚才还对师长家属说：“虽说风扇不

多，可搞一台我还是有办法的！”

小 顾 我，我……

老 鲍 你什么你！我看你这个老管呵，干脆把管字上面的竹字头去了——官理员！眼睛朝首长笑，鼻子向群众哼！

小 顾 你干吗老冲我来，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份差事？我两眼一睁，忙到熄灯，汗珠子摔八瓣还不落好，老鼠进风箱，两头受气！

老 鲍 你还受气？

小 顾 不当家你哪知道柴米贵哟！干我这一行的，身上就象背着面破鼓，谁爱敲谁敲，谁爱撻谁撻。拿文副主任说吧，（警惕地回顾）就说有个别领导，你别看作报告时一套又一套，可生活上比谁都难伺候。一个电话你就得跑断腿，稍有怠慢，挨撻是小事，还得让你穿“合法小鞋”！

老 鲍 活该！小鞋是你自己定做的，谁叫你不提他的意见？

小 顾 提意见？哼，顶多不痛不痒检讨几句，首长照当，大权照拿，要想报复你，随便找个岔儿，你就得哑巴吃黄连，干瞪眼受着。唉！一言难尽啊，所以呀，我不管什么领导，见佛就烧香，礼多人不怪嘛！

老 鲍 （气忿地）哼，这是什么风啊！

小 顾 事情可复杂哟！要是有那么一天，这风都变成清风了，我管理员挨家挨户帮你们掏大粪也比现在舒心！

老 鲍 既然如此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，我把风扇拿来，你就当没看见，怎么样？

小 顾 那不行，我已经跟赵大姐许愿了，你拿了，我怎么

向她交代！

老 鲍 你自作自受！反正风扇得拿给根柱，因为这儿特别需要！

小 顾 现在还没到按需分配的年月，告诉你，你要硬抢，别怪我不客气，我可要找你们领导去。

老 鲍 你找皇上他二大爷我也不怕，我这就去扛给你看看。

〔两人争吵，分头欲下。李根柱和刘玉苹出来拦阻，但无济于事，老鲍、小顾分下。屋内，孩子哭声更响。〕

刘玉苹 （难过地）都怪我，不该这个时候来队，弄得你们左右为难，弄不好还会闹出事来！（低头抽泣）

李根柱 （听着刘玉苹和孩子此起彼落的哭声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他一捶大腿蹲了下来。片刻又忽地站起）嘿，我看看去！（跑下）

刘玉苹 （急追）根柱！根柱！（一阵昏眩，靠着墙角抽泣）
〔师长身穿飞行服，手提飞行包上。他体格健壮，身材魁梧。〕

师 长 （发现刘玉苹）你是根柱的……

刘玉苹 （忙点头，偷擦泪，强作笑容）喂！同志，您是……

师 长 我是根柱的战友。听说你来了，这两天太忙，也顾不上来看你们。

刘玉苹 同志们都那么关心！

师 长 你叫……

刘玉苹 刘玉苹。

师 长 啊，小刘！根柱呢？

刘玉苹 刚出去，有，有点事。

师 长 （察觉情绪不对）怎么？根柱欺负你了？

刘玉苹 没，没有！

师 长 （听到孩子哭声）孩子闹病了？（进屋。片刻，拿着孩子的纸风轮出来。他默默地环顾了四周的环境，又看了看手中的纸风轮，一股炽热的阶级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感猛然涌上胸间。他来回踱着，继而走到刘玉苹身边，深情地）小刘，眼下咱们国家还很穷，部队的条件也很差，你就先坚持坚持吧！多用温水给孩子擦擦澡。我走了。（下）

〔刘玉苹目送师长下。片刻，老鲍扛风扇上，李根柱随后上。

老 鲍 管它天皇老子，先用上再说。（把线头交给李根柱）来，把电源插上。我就不信，为这事能打我坐牢。

刘玉苹 老鲍，这样不好！再说，这种风咱也吹不惯，你就给送回去吧！

老 鲍 嫂子，你别害怕，没你的事！来，先凉快凉快！（打开开关，挪动风扇对准刘玉苹和李根柱）怎么样，舒服吧！哈哈……吹个痛快，哈哈……

李根柱 （制止）老鲍！（对刘玉苹）你先吃饭去吧！（刘玉苹进屋）

老 鲍 （把风扇对准屋门口）对！明儿我再给你们弄个煤气罐来！

〔李根柱进屋。

〔小顾与文政光上。

文政光 老鲍！

老 鲍 哦，文副主任！

文政光 这就是飞行教室那台风扇吧？

老 鲍 没错，是我扛来的。

文政光 这风不正噢！

老 鲍 （装作没听懂，挪动风扇对正门口）……唔？

文政光 （指风扇）我是说，这是不正之风！

老 鲍 不正之风？文副主任，请进去看看这是个什么房子？
嫂子娘儿俩才来两天，眼看要折腾病了。请首长进去尝尝是个什么滋味！

文政光 不用看我也知道，条件是差一些，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！

老 鲍 那是不是请首长主动关心关心？！

文政光 好！这个意见我接受。批倒了“四人帮”那一套，我们是应该更多地关心群众生活。可是，据我所知，其他临时来队家属都是安排得不错的，对吧，管理员？

小 顾 其他人都没反映什么意见。最近来队家属实在太多了，就根柱这一家有点特殊。

文政光 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应该体谅一点！目前，我们国家是百废俱兴，百端待举，困难不少，咱们可不能要求太高了！

老 鲍 谁不知道国家有困难？我们又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？就这点实际问题，是你们没有给积极解决，还是真正解决不了呢？

文政光 老鲍，我知道你对同志是很关心的。可是，不能光从生活上关心，更重要的是，要多从政治上关心！要鼓励同志去克服困难！“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两万五”嘛！现在咱们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，不能忘本啊！要想想旧社会，要以苦为乐，以苦为荣嘛！

老 鲍 文副主任，是不是你也搬到这儿来光荣光荣，乐一乐啊？

文政光 什么意思？当领导的生活条件比你们好一点，就不能用革命道理跟你们做工作啦？

老 鲍 那实际问题要不要解决？

文政光 作为一个党员干部，不能老计较个人物质生活上的一得一失，要有政治头脑嘛！

老 鲍 现在报纸上一篇又一篇，提倡领导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，那都是没有政治头脑？

文政光 不错，当前对物质享受是提得多了些，而且这股风越刮越厉害。即便这是一股春风吧，刮得太猛了难免不会出现另一种倾向。所以，当每一股风吹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稳得住，不能飘起来！

老 鲍 哦！就是说，要善于识别风向？

文政光 对！形势所迫啊，不能不冷静地思考点问题啦！

老 鲍 文副主任，不客气地说，我对你这种思考有意见！

文政光 有意见可以提。现在提倡发扬民主嘛！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句：民主是民主，但不能走极端，再怎么民主也不等于下级说了算。至于头上长角，身上长刺的坏作风，就更要不得了！你说对吧，管理员？

小 顾 唉——我不懂这么多理论词儿，反正你让他把风扇还给我得了。

文政光 怎么样老鲍，把风扇还给他吧？！

老 鲍 我是个粗人，大道理讲不过你。可我就知道，这台风扇不该拿走！

文政光 你看你这个犟劲儿！同志，这样下去是要犯错误的！

〔李根柱从屋内出来。〕

文政光 根柱同志，你的态度怎么样啊？

李根柱 风扇应该送回去。可下午我还得参加战斗值班，家里这摊子，叫我怎么放心得下！

文政光 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嘛，怎么就放心不下呢？共产党员难道就这点觉悟？

李根柱 （无所适从地）文副主任，你不是叫我们要相信政治工作的威力，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吗？可我没有时间给老婆做“政治工作”；没有时间在家给孩子扇扇子，到了天上我还得惦记着地下呀！

〔刘玉苹从屋内跑出来。师长暗上。〕

刘玉苹 根柱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你放心去值班吧！
（转向文政光）首长，都怪我，我不该这个时候来队，叫你们为难！

〔屋内孩子的哭闹声。〕

李根柱 咳！（进屋）

师 长 （上前）这是怎么了，弄得这么复杂！

文政光 没什么，师长。

刘玉苹 师长？您是师长？

师 长 是师长，也是战友。这不，（指身上的工作服）都是握驾驶杆的！

刘玉苹 师长，都是我不好。我这一来，把你们都惊动了，搅乎乱了！

师 长 不！部队是你的家，你来没有错！老文啊，刚才发生什么情况了？

文政光 啊，根柱住这个房子热一点，老鲍打抱不平，未经同意，私自把教室里的风扇拿来了！

师 长 什么“拿”，是抢！

老 鲍 师长，你——行，你说抢，就算我抢吧！

李根柱 师长，风扇是我扛来的，没有老鲍的事！

刘玉苹 是的，老鲍是一片好心，没有他的事。

师 长 到底是谁？

老 鲍
李根柱 (同时)是我！是我！

师 长 (对文政光)唔？

文政光 实事求是嘛！——风扇是老鲍扛来的。

师 长 好你个大老鲍，又要捅漏子。你还不快点扛回去？

老 鲍 哼，(叨咕)这就叫做官官相护！

师 长 你抢了风扇，我还得护着你？

老 鲍 反正我算认了，不管有理没理，准拿咱们开刀。

师 长 刀子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我拿的是手术刀，不给你开刀，治不好你的毛病。——部队嘛，哪能没有个纪律？不请示、不报告，爱干啥干啥，各行其是，还怎么能打仗！

老 鲍 训练、打仗，我什么时候含糊过？合理的规章制度我老鲍抢在头里遵守。可嫂子大老远到这儿来，让人家娘儿俩憋在这仓库里，明明可以想办法解决的问题不给解决，光叫你艰苦奋斗，还美其名曰这是政治上的关心。师长！谁人没有个故乡故土、父老亲人？老百姓一颗汗珠一粒粮地供养我们，如今，人家高高兴兴来到部队，咱们却这样亏待别人，心里过意得去吗？

文政光 你这是给我提意见呢？

老 鲍 听出来了，就算一条吧！反正我对你这种“关心”

看不惯!

师 长 看不惯就胡来，就抢?!

老 鲍 不抢怎么办，反正不是为了我自己!

师 长 你还光荣啦? 你再这么无法无天(高声)我就给你个处分!

老 鲍 (顿)假如处分了我一个，就能以一儆百，就能刹住这种坏风气，别说处分，坐牢我也情愿!

刘玉苹 师长，别处分老鲍，他完全是为了我。师长，这风扇我不要，我不要了! 根柱，你快送回去吧! 要不，我自己送去!(欲拿风扇)

老 鲍 (高声制止)嫂子，风扇不能送走! 我看能把我怎么样!

小 顾 哎呀，这事没想到弄得这么复杂，副主任，算了吧，我另想办法算了。

〔文政光摆了摆手。〕

师 长 (在老鲍面前转了一圈)你好厉害啊? 难道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了? 你非法抢占公家财产，我还可以让警卫连把你扣起来! ——你呀，哪儿学来这一身蛮劲儿!

老 鲍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!(深沉地)小时候，我刚懂事，就听过解放军讲部队的光荣传统。听过在又累又渴的情况下，半壶水传遍了全连也没人喝一口的故事。六三年在航校，大伙都管我叫小黄牛，成了全校的学雷锋标兵。那时候，咱们只知道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来安排。哪象现在，——唉，没法说，逼的! 七六年我家属来队，第二天就让我上什么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学习班。家属重病也不许回去看看，落下个病根儿，到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!